

高等学校统编教材教育部资助项目

支格阿龙

主编 沙马打各 阿牛木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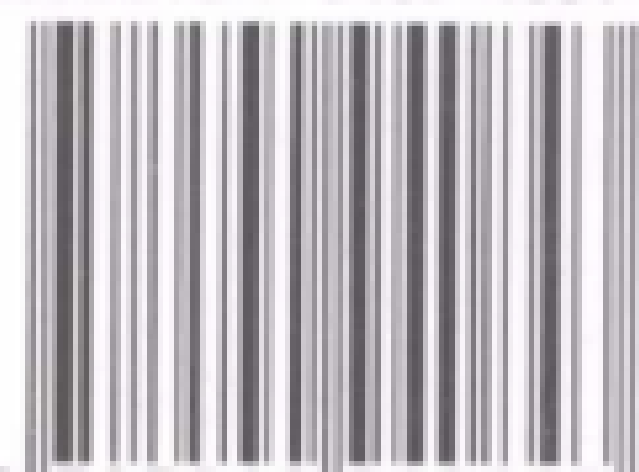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ZHIGGEALONG

ISBN 978-7-5409-4084-3



9 787540 940843 >

定价：1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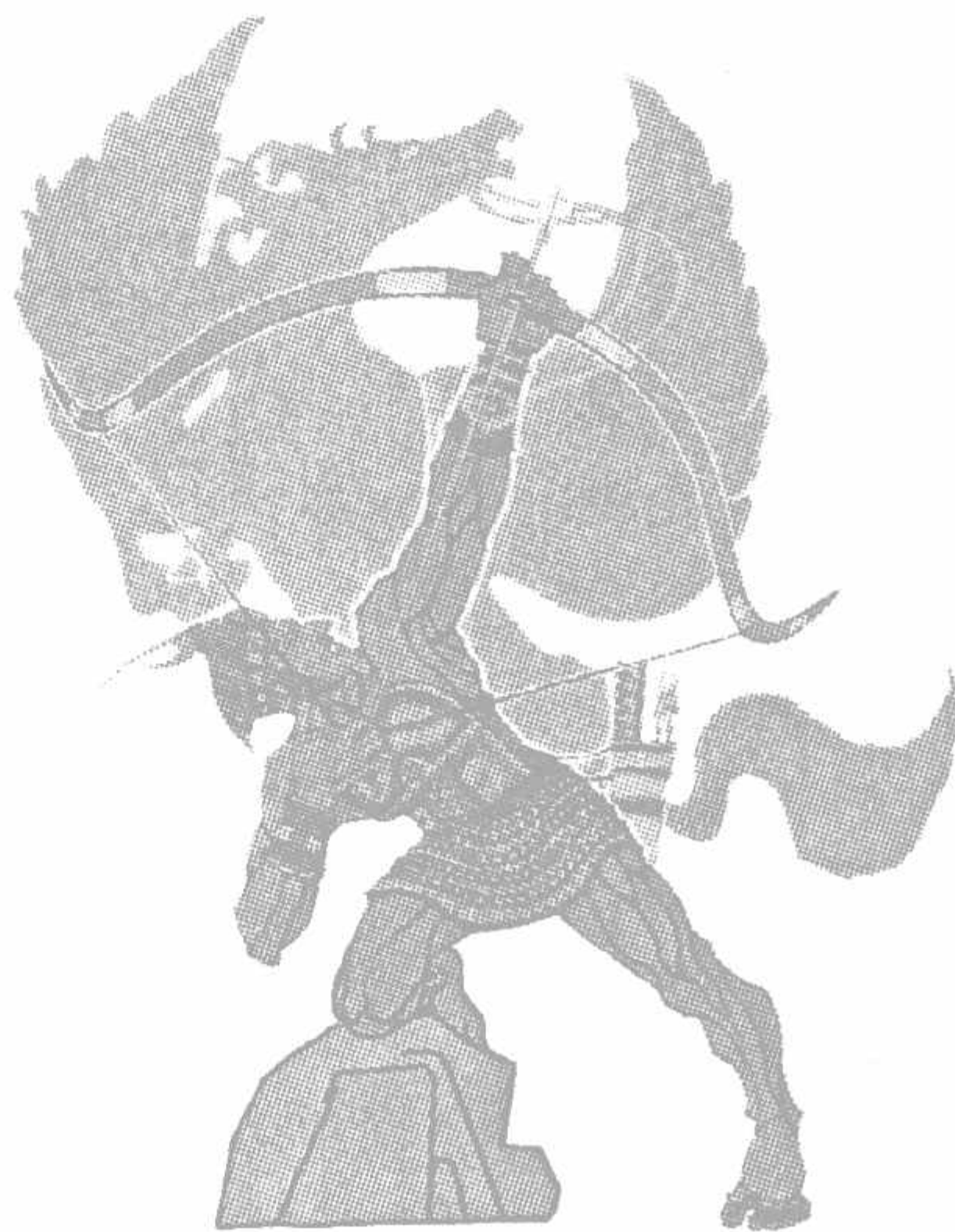
支格阿龙

主 编 沙马打各 阿牛木支

副 主 编 洛边木果 曲木伍各 何刚

编译人员 沙马打各 阿牛木支 洛边木果

曲木伍各 何刚 罗文华 鲁成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前言

支格阿龙是彝族历史上一位有重大影响的神奇式的神话般英雄人物，有关他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故事及典故等民间文学作品流传在云、贵、川、桂等省区的广大彝族地区，几乎家喻户晓。在四川他被称为支格阿鲁、支呷阿鲁、吉支格阿鲁、阿鲁、支格阿尔、阿尔等，在贵州被称为笃支嘎阿鲁、支嘎阿鲁、直括阿鲁、注嘎阿鲁等，在云南被称阿鲁举热、阿录、阿龙、阿罗、阿乐、阿洛等。目前已出版的英雄史诗有四部，即贵州的版本《支嘎阿鲁王》和《支嘎阿鲁传》，四川的版本《支格阿鲁》，以及云南的版本《阿鲁举热》。其中《支嘎阿鲁王》由阿洛兴德整理翻译，《支嘎阿鲁传》由李小宁搜集整理，王光亮翻译，田明才主编，《支格阿鲁》（彝文版）由卢占雄搜集整理，《阿鲁举热》由黑朝亮翻译，祁树森、李世忠、毛中祥记录整理。

本书以《支格阿鲁》^①（彝文版）为主要蓝本进行翻译的基础上，又结合贵州流传的《支嘎阿鲁王》^②部分章节的内容共同编译而成，其目的是抢救和保护彝族经典非物质文化遗产，尽量满足各民族有关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需求，提供丰富、全面的彝族英雄史诗研究文献资料。

本书以神话叙事诗的形式叙述了从远古洪荒时代到母系氏族

^①卢占雄《支格阿鲁》（彝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

^②阿洛兴德《支嘎阿鲁王》第九、十、十一、十四、十五章节，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



时期的社会风貌，从支格阿龙的诞生、成长以及支格阿龙射日月、制服雷神、制服妖魔鬼怪、拯救人类及万物生灵、为民消除灾难、统一彝族各部到阿龙的去世等伟大而悲壮的一生。史诗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英俊威武、善良智慧、神力无比、勇往直前、决胜一切的英雄形象。其主要情节是这样的：

在远古，雄鹰滴三滴血在贤淑、美丽的蒲莫妮依姑娘身上而受孕，于龙年龙月龙日生下支格阿龙。阿龙生下后整天大哭，哭声惊扰天界。天帝恩梯古兹派食人魔王“塔博阿莫”来捉拿阿龙母子。当母子俩被抓至空中时，母亲为救儿子，将阿龙抛下，落到万丈深渊的龙宫里。他在龙的养育下成长为一个神力无比的英雄。

支格阿龙长大后，要去天牢里救他的母亲。但当时有6个太阳7个月亮，世上万物几乎被晒死了，人类也将要灭绝。阿龙经过千难万险，用神弓神箭射落5个太阳、6个月亮，各留1个太阳、月亮，拯救人和万物于绝灭之际，然后又去寻救母亲。在途中，阿龙降服雷公，解救大众免遭雷劈之惨祸。阿龙又以自己超凡的智勇杀死吞食人类的恶魔巨蟒，为民除害。因阿龙劝主人别宰杀鹅答谢他，鹅一家感激而送他奇宝——银剑。只要用银剑指划，山崖、江海都要分裂成路。因此，阿龙很快来到天牢，经过一系列紧张、惊险的殊死搏斗、智慧与力量的较量，终于将食人魔王塔博阿莫的舌头钉在巨石之上，打破天牢救出母亲。后来，恶鬼殴惹乌基把阿龙母亲的魂抓去嫁给天上的魔头濮兹濮莫，使她久病不愈。阿龙历尽艰辛为母亲治病。最后在神鬼白头者的帮助下，痛打殴惹乌基，救出母亲的魂，使母亲痊愈。

后来，阿龙用银剑开路来到滇帕海底为母亲取九度九卡长的头发。就在海底他救出了被海魔王压在红石之下的红绿二位仙女。他们相爱，仙女姐妹俩主动要嫁给阿龙。就在阿龙外出期间，天界派吃人魔王首阿乎害死了他的母亲蒲莫妮依。得到噩耗，阿龙悲痛欲绝，急返中将银剑忘在海底。阿龙安葬了母亲，娶红仙女住在滇帕海这边，娶绿仙女住滇帕海对岸，约定在两个妻子处轮



流各住 13 天。阿龙经常奔忙于发明医药而为人间医治百病，制服食人马、杀人牛、食人孔雀，教人驯养牲畜，决战雕王、鹰王而统一部族，定夺乾坤、安山定海、考察星象气候，由此而耽误了约定的时间，使两位妻子互相猜疑嫉恨而悄悄把阿龙的神飞马剪去几层翅羽。一天阿龙骑着神飞马飞到滇帕海上空时，马翅无力而载着阿龙掉进大海。人们无比悲痛，隆重悼念这位伟大的英雄。

本史诗共 12000 多行，史诗以叙事诗的形式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各地彝族同胞所熟知的典型的英雄形象。史诗构思奇妙，场面壮观，情节动人。这部英雄史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对于彝族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反映远古彝族先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在反映远古彝族宗教思想、民风民俗、天文历法、语言文学及民族史等方面均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本书的编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彝学界有关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西南民族大学朱建新教授、沙马拉毅教授、李文华教授等对全书的编译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四川民族出版社阿克克的编审也对全书的规划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编译的具体分工是：沙马打各负责第一、二、三、四章的翻译及第十五章的选编，阿牛木支负责第五、六、七章的翻译及第十六章的选编，第八章由罗文华翻译，第九章由鲁成志翻译，洛边木果负责第十、十一章的翻译及第十七章的选编，曲木伍各负责第十二、十三、十四章的翻译及第十八章的选编，何刚负责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章的翻译及第十九章的选编。

由于编译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我们恳切地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指点和建议。

编译者

二〇〇八年一月八日



目 录

前言	1
一 阿龙的诞生	1
二 阿龙的成长	23
三 阿龙射日月	37
四 阿龙唤日月	47
五 阿龙找雨水	57
六 阿龙找母亲	64
七 阿龙捉雷公	77
八 阿龙征服巴哈阿支	87
九 阿龙得神剑	96
十 阿龙征服塔博阿莫	103
十一 阿龙治欧惹乌基	118
十二 阿龙结婚缘	128
十三 阿龙悼母亲	144
十四 阿龙斗智阿嘎狄托	154
十五 阿龙定夺乾坤	165
十六 阿龙智取雕王	172
十七 阿龙灭虎王	176
十八 阿龙迁都南国	183
十九 阿龙统一部族	186
二十 阿龙治食人马	190
二十一 阿龙治杀人牛	194
二十二 阿龙治魔孔雀	196
二十三 活者送阿龙	202



— 阿龙的诞生

远古的时候，
天地紧相连。
苏曲牧曲紧相连，
濮苏诺苏紧相连，
诺苏杉林紧相连，
杉林山岩紧相连，
山岩江河紧相连，
江河鱼儿紧相连，
翠竹索玛紧相连，
山峦垭口紧相连，
高山深谷紧相连。
深谷有女叫施色，
嫁到谷史木吾^①去。
蓝天生下女，
嫁给黑云家。
黑云生下女，
嫁给黄云家。
黄云生下女，
嫁给白云家。
白云生下女，
嫁给灰雾家。
雾霭生龙子，

居住在江中，
金鱼来作陪，
大鱼来做伴，
小鱼供龙食。
江中生龙子，
居住在岩上，
巨石来作陪，
小石供龙玩，
小蜂供龙食。
岩上生龙子，
居住在杉林，
鹿子来作陪，
麂子来做伴，
獐子供龙食。
杉林生龙子，
居住在谷冲冲洪^②。
谷冲冲洪这地方，
谷氏生女叫阿芝，

①谷史木吾：意为大雁成群的蓝天。

②谷冲冲洪：地名，意为大雁居住的地方。



嫁到谷史木吾去。
木吾生女叫木古，
嫁到俄倪氏家去。
氏家生女叫尔觉，
嫁到北方列勒家。
列勒生女叫玛箐，
嫁到井宜硕诺山。
硕诺生女叫阿举，
嫁到俄地尔曲山。
尔曲生有一美女，
嫁到底史硕诺山。
底史生女叫马结，
嫁到俄洛则俄山。
则俄生女叫尼莫，
嫁到沙马马洪山。
马洪生女叫曲莫，
嫁到木兹勒俄山。
勒俄生女叫阿间，
嫁到衣木则摩山。
则摩生女叫俄洛，
嫁到俄卓达日山。
达日生女叫史色，
嫁到孜资阿木家。
孜资生女儿，
资女嫁耿家。
耿家生女儿，
耿女嫁蒲家。
蒲家生三女：
蒲莫基玛嫁基家，
蒲莫达果嫁达家，

蒲莫妮依未出嫁。

蒲莫妮依啊，
带着纺织料，
来到屋檐下，
创造纺织术，
造了三天又三夜，
织术造成否？
织术未造出。
尔后有一天，
坐在扎扎阶勒山，
造了七天又七夜，
织术形成否？
织术未形成。
尔后又一天，
走着又走着，
走到土尔山^①。
土尔山上呢，
山地宽又广，
山脉长又长，
山顶尖又尖，
黄云绕着山，
似现又非显，
白云俱寂卧，
犹如一团白羊毛。
蒲莫妮依啊，
造了九天又九夜，

^①土尔山：地名，指云南省境内的螳琅山。



织术创成否？
织术创成了。

蒲莫妮依啊，
三年设织布，
三月立织架，
纺织于山上。
对面定织桩，
织桩如星阵，
星星密麻麻；
这面设织架，
织架一层层，
织架金灿灿。
织板翻飞如鹰翅，
鹰翅自如飞；
梭子穿梭如蜜蜂，
轻快又有序；
织线如彩虹，
织杆弹跳着，
弹跳飞跃忙。

蒲莫妮依啊，
纺织成布料，
成布很牢实。
纺织布料美，
布美很鲜艳。
蒲莫妮依啊，
满腔乐融融，
心里美滋滋。
纺织技术哟，

蒲莫妮依创。

蒲莫妮依啊，
孤独寂寞时，
举头望远空，
风起又云涌，
远空湛蓝蓝。
闷闷不乐时，
转向看近空，
空中有红云。
情意躁动时，
抬头望四周，
四周宽又阔。
蒲莫妮依哟，
心情不平静。

少女十七岁，
家业非娘家，
劳作非故土。
蒲莫妮依哟，
心事也重重，
感情也波动，
烦躁又不安。
抬眼望山上，
山垭翻红云。
白桦叶儿瑟瑟抖，
妮依心儿呀，
跟着瑟瑟抖。
抬眼看山谷，
山谷竹叶飘，



妮依心儿呀，
也在跟着飘。
就在这一天，
土尔山头上，
南方一对鹰，
来自底洪谷，
翅膀敛着飞。
北方一对鹰，
来自直恩山，
翅膀扇着飞。
四方一对鹰，
来自蕨芟山，
翅膀弯着飞。
下界一对鹰，
来自尼尔维，
翅膀斜着飞。
四只神龙鹰，
来自杉林山，
翅膀展着飞。
雄鹰翻又飞，
盘旋在天空，
鹰影鹰魂呀，
罩着土尔山，
恰恰笼罩在，
妮依纺织处。
蒲莫妮依哟，
举手遮阳光，
要去望雄鹰，
要去窥雄鹰，
要去探雄鹰，

要去驱雄鹰，
要去玩雄鹰。
鹰也自顾玩，
盘旋又翻飞，
妮依自顾看，
眼睛直盯着。
翅膀敛着玩，
你追我来赶，
妮依盯着看，
微微笑着看。
翅膀摇着玩，
上下竞翻飞，
妮依自顾看，
睁大眼睛看。
翅膀弯着玩，
相互叠着玩，
妮依斜着看，
羞答答地看。
翅膀敛着玩，
相互拍打玩，
妮依静听着，
瑟瑟抖着听。
空中雄鹰啊，
反复嬉戏着，
天地之怪事，
离奇也难怪。
恰巧这时候，
三滴鹰之血，
刚好落下来，
滴落在妮依身上。



一滴落在头帕上，
穿透九层辫，
头昏又目眩；
一滴落腰部，
穿透九层毡，
四肢酸又软；
一滴落下身，
穿透九层裙，
全身在颤抖；
直吓得发抖，
被振得发呆，
妮依吓蒙了。
蒲莫妮依啊，
魂魄失落地返回，
神志恍惚地返回。
返回家门口，
一对白狗哟，
前来迎妮依，
尾巴摇得欢，
蒲莫妮依啊，
无心抚慰狗，
瘫软坐堂屋，
躺在内屋睡。

蒲莫妮依啊，
过了十三天，
有异样之感，
以为是凶兆。
蒲莫妮依啊，
要去问毕摩。

走着又走着，
寨首转三遍，
寨首有毕摩？
寨首无毕摩。
蒲莫妮依哟，
心灰又意冷，
叹息而返回。

自从那以后，
蒲莫妮依啊，
又过十三天，
有点头昏感，
以为是凶兆。
蒲莫妮依哟，
要去问毕摩。
走着又走着，
寨尾转三遍，
寨尾有毕摩？
寨尾无毕摩。
心灰又意冷，
伤感地返回。
从那以后哟，
蒲莫妮依啊，
又过十三天，
小病不断发，
以为是死兆。
蒲莫妮依啊，
要去问毕摩。
走着又走着，
前村转三回，



前村有毕摩吗？
前村无毕摩。
心灰又意冷，
悻悻而返回。
从那以后哟，
蒲莫妮依啊，
又过十三天，
恍恍惚惚病，
以为是坏事。
蒲莫妮依哟，
要去问毕摩。
走着又走着，
后村转三圈，
后村有毕摩吗？
后村无毕摩。
心灰又意冷，
伤心地返回。
从那以后哟，
蒲莫妮依啊，
感觉畏寒又发热，
可怜真可怜，
心想要命了。
要去问毕摩，
要去询毕摩。
到了这时候，
找到毕摩才能返，
不见毕摩不返回。

天要发亮了，
公鸡鸣叫了，

天边微微亮。
堂屋内上方，
有无姑娘住？
有则快起来，
起来烧起火，
燃火来照明，
照明磨荞子。
磨盘旋转如马奔，
筛荞如旋风，
揉荞手染黄，
手掌黄灿灿，
荞粑堆如山，
如石垒成排，
荞粑黄澄澄，
魂魄也将黄灿灿。
火塘的上方，
有无小伙住？
有则快起来，
起来吃早餐。
早餐吃饱肚，
能干的小伙，
白狗栓白绳，
黑狗栓黑绳，
牵来黑马名几几。
火塘的下方，
取出黑皮毡，
来垫黑马几几鞍。
垫着好看吗？
垫着不好看。
取出漆绘黑马鞍，



来配黑骏马几几。
配它是否美？
配它不美观。

蒲莫妮依哟，
走着又走着，
走到堂屋的下方，
取出红色毛绒垫，
来垫黑马几几背。
垫着好看么？
垫着好看了。
蒲莫妮依哟，
来到堂屋的上方，
取出彩鞍来，
来配黑马几几背。
配着美丽么？
配着美极了。
来到门背后，
取来马笼头，
套上黑马几几头。
套着美丽吗？
套着很美丽。
来到衣柜前，
取出黑色短上衣。
黑色上衣哟，
你穿也不美，
我穿也不美，
妮依穿就美，
美丽又典雅，
合身又华丽。

取出花色裙，
美丽的花裙，
你穿也不美，
我穿也不美，
妮依穿才美。
美丽又典雅，
华丽又合身。
取出蓝黑色披毡，
蓝黑色的披毡哟，
你披也不美，
我披也不美，
妮依披才美。
美丽又典雅，
合身而华丽。
取出鹰眼帽，
你戴也不美，
我戴也不美，
妮依戴才美。
美丽又高雅，
合身又华贵。

蒲莫妮依啊，
骑着黑骏马几几。
走着又走着，
涉过三条沟，
遇到三个急旋涡。
黑马几几呀，
险些被水冲，
黑马要返回，
妮依不肯回。



蒲莫妮依啊，
 挽着裙过河，
 裙角沉甸甸，
 九层裙角呀，
 被水冲破了，
 冲破也抱走。
 走过三个坡，
 遇上三滚石。
 黑马几几呀，
 险些被击死，
 黑马欲要返，
 妮依不肯回。
 蒲莫妮依啊，
 脱毡搭手腕，
 手腕沉甸甸，
 九层披毡呀，
 被滚石击破，
 击破也抱走。
 翻过三垭口，
 遇上三旋风。
 黑马几几呀，
 险些被吹走，
 黑马欲要返，
 妮依不肯回。
 蒲莫妮依啊，
 侧着身子走，
 鹰眼帽子呀，
 被风吹破了，
 吹破也抱走。
 来到毕摩村路口，

就在毕摩村路口，
 恰巧遇上放猪娃。
 妮依上前问：
 你村有无毕摩？
 放猪小孩答：
 我们的家乡，
 毕家房屋宽又大，
 毕家事业兴又旺。
 那家屋上方，
 有条宽敞牛羊路。
 那家屋下方，
 有条光亮农耕路。
 那家屋背后，
 松林下方牛成群。
 那家屋对面，
 岩上山羊一片白。
 那家屋下方，
 沼地放猪黑压压。
 那家屋院坝，
 鸡儿成群叫喳喳。
 那家屋四角，
 坐着四只鹦鹉鸟。
 那家屋四壁，
 印有四个印。
 那家屋四周，
 拴着八只狗。
 院墙围四周，
 房屋宽敞又明亮。
 四方屋檐上，
 四只猩猩哟，



在那里叫着。
村中转三圈，
村中有毕摩？
村中有毕摩。
蒲莫妮依啊，
听后心安定，
鞍垫轻举起，
放马于田间，
将鞍放垄上，
垄上黑糊糊，
马套挂屋里，
房屋显稳固。
来到毕摩家，
妮依把话讲，
毕摩不在家，
毕徒在家里。
毕徒嘎嘎啊，
底层垫竹席，
中层铺厚毡，
上面铺薄毡，
再垫豹子皮，
又垫岩羊毛，
狼皮围身边。
左手拿经书，
经卷握手中，
右手执灵筒，
灵筒空荡荡，
斗笠戴头上，
正在做法事。
蒲莫妮依啊，

坐在毕徒前，
裙角当坐垫，
衣袖掩嘴角，
坐姿露怯意，
羞怯怯地坐，
心绪如飘叶，
脸儿红彤彤。
蒲莫妮依啊，
开口问毕徒。
毕徒嘎嘎啊，
并没乱搭理。
跟着站起来，
绕过锅庄石，
来到里屋间，
站在漆柜前，
左手开柜门，
右手摸柜底，
取出黄经书。
毕徒嘎嘎啊，
返回坐其位。
左手执经书，
右手拿灵筒，
先来翻一遍。
一次翻两页，
一页在手心，
一页搭手腕。
经书有言吗？
经书无言语。
文字有记吗？
文字没记载。



毕徒嘎嘎啊，
惶惑又不安。
蒲莫妮依啊，
心头乱纷纷。
再来翻一遍，
这次翻四页，
二页在手心，
二页搭手腕。
经书有言吗？
经书无言语。
文字有记吗？
文字没记载。
毕徒嘎嘎啊，
脸色阴沉沉。
蒲莫妮依啊，
内心空荡荡。
再来翻一遍，
这次翻六页，
三页在手心，
三页搭手腕。
经书有言吗？
经书无言语。
文字有记吗？
文字有记载，
说有邪气生。
毕徒嘎嘎啊，
直把头来摇。
蒲莫妮依啊，
吓得直哆嗦。
再来翻一遍，

这次翻八页，
四页在手心，
四页搭手腕。
经书有言吗？
经书有言语。
文字有记吗？
文字有记载，
说是生育运。
毕徒嘎嘎啊，
脸上露微笑。
蒲莫妮依啊，
表情显羞涩。
再来翻一遍，
这次翻十页，
五页在手心，
五页搭手腕。
经书有言吗？
经书有言语。
文字有记吗？
文字有记载，
说是大喜运。
拿根绿树枝，
母鸡祭神灵，
召唤生育魂。
要生一神童，
要生一仙子。
毕徒嘎嘎啊，
张嘴笑哈哈。
蒲莫妮依啊，
沉浸幸福中，